

瘟疫、現代性與社會身體的轉化

台灣SARS疫情中的宗教論述

● 丁仁傑／楊欽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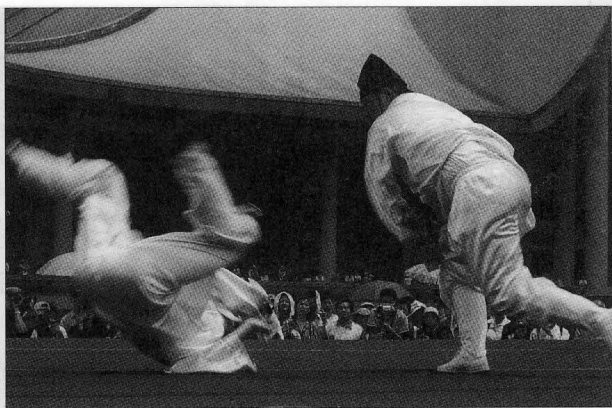
SARS的衝擊及其社會文化意含

嚴重急性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110011年年初以後在世界許多地區蔓延，成為全球性的議題。由現代醫學的角度看來，雖然還找不到直接治療的方法，但是SARS是由有形的冠狀病毒所引起的，透過適當的隔離與防護措施，可以有效防止大規模流行。根據衛

生署網站的統計，至七月三日為止，台灣共傳出六七四個SARS病例，死亡人數達到八十四人，死亡率大約是百分之十二。以台灣來說，是獲病比例低，但是死亡風險高的疾病。雖然獲病的比例不高，但是在疫情擴大期間，透過媒體的傳播，人人如驚弓之鳥，不斷關注著社會有關的隔離與防疫通報，也同時擔心自己傳染。尤其是台灣自從四月底爆發醫院集體感染以後，



SARS期間台灣民衆的心理健康狀況，比香港好多了。



強調運動養生的團體表演多種運動強身以抗熬。

SARS造成全民恐慌與不安，社會也陷入嚴重的集體焦慮之中。

SARS來得相當突然，有關病毒的認識與傳播途徑專家都還在摸索之中，遑論一般社會大眾。這場疾病的蔓延似乎是立刻引發了台灣社會在面對危機與不確定時所可能具有的深層文化機制。除了一些志

願參與團體動員的志工立刻加入社會服務的行列，補充政府功能的不足以外。更廣泛的，是各宗教團體開始舉辦了各種活動，包括法會、祈福、齋戒、持咒等等，希望能減輕或緩和疫情的擴散，並紓解社會集體的焦慮。

在這個過程裡，不同宗教團體有不同的作法，也各自提出了SARS疫情的解釋。我們可以說這些文化機制反映了華人文化深層的認知結構，也就是，如何以已知的架構來理解未知的世界？以及社會秩序與既有認識範疇受到侵犯與威脅的時候，該採取什麼樣的詮釋與社會實踐，來強化或重建社會正常運作的機制。簡言之，呈現出來了兩個有關議題，一個是社會的「認知社會學」或「知識社會學」的議題，華人社會如何在認知上來理解災難與風險的存在？另一個是關於「認知的社會控制機制」(social control of cognition)。(Douglas 1987:ix)在華人社會裡，社會秩序與災難的認知會通過什麼社會與政治過程來達成共識，以劃定更明確與穩固的集體疆界？

台灣社會在這一次SARS疫情傳佈過程中，各宗教團體都幾乎立即有所反應，傳達的訊息也相當明確，透過這些豐富的文獻可以思考有關問題。以下的討論，一方面嘗試在有限的篇幅內，適度的提供資料來呈現台灣各宗教團體對於此次SARS疫情的反應：一方面也希望能立基在這些資料之上，討論前述兩個議題。必需說明的是，本文僅挑選了部分具代表性的材料，進行初步性的分析，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先提供部分有關討論以與學界交流，更精緻完整的分析則還在持續進行中。

瘟疫與現代性

瘟疫並不是新名詞。過去醫療體系不發達的時代，某些傳染病所引起的大量死亡，人們束手無策，這往往提供了巫術與宗教發展的空間。西方羅馬帝國時代疫病流行，間接促進了基督教的发展；(McNeil 1976 [楊玉齡譯 一九九八])：一四一—一四二)在華人世界，由於恐懼瘟疫，使得瘟神信仰



送境內瘟神離境的東港王船祭。

普及，認為瘟疫凶神惡煞，必需定時加以祭祀。台灣的東港東隆宮與西港慶安宮每三年一科的王船祭典，燒王船送王，正是驅逐瘟疫的重要祭典。

就某個層面而言，這一次

SARS疫情可以說再一次啟動了台灣社會面對瘟疫時的傳統機制。正如學者指出，台灣地區許多廟宇經常透過各種定期的儀式與法事，把瘟神送走，以達到安境保民的目的。

（劉枝萬一九八三：二五五）這是以地方社區為基本範疇的保境安民的儀式性舉動。舉例來說，疫情最嚴重的五月上旬，為了

避免病毒傳播，各種大型活動幾乎都已取消，但是正值三年一科的西港慶安宮王船祭，卻更為擴大的舉行，各式陣頭出動，數十萬信徒聚集，僅有少數人戴著口罩。司儀向大家宣佈，西港王船祭繞巡過程中所涵蓋的九十六個

庄，沒有出現一個SARS病例；在王爺的保佑之下，未來這些地區也絕對不會有任何病例出現。同樣的，在特定的地域範圍內，許多傳統民間廟宇紛紛舉辦驅逐瘟疫的法會，放煙火、敲鑼鼓，試圖驅逐瘟

神鬼怪以及各種煞氣。像士林地區一年一度迎接關渡媽祖的活動，特別祈請媽祖來庇護台灣早日脫離SARS疫情。（《自由時報》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十四版）艋舺青山宮召集全萬華區的二十四所宮廟聯合舉辦青山王的夜巡活動，並舉行了已停辦一四九年的燒王船活動，讓王爺將SARS押上王船送走，上一次舉辦是在清咸豐四年，即公元一八五四年。（《聯合報》九二年五月一九日B4版）。

Douglas指出：「〔與原始社會相比〕我們的行動穩穩的建築在現代衛生學的基礎之上。但這兩者〔原始社會與現代社會〕都是象徵性的，我們殺掉細菌，原始社會驅趕精靈。這看起來形成某種對比，可是事實上原始社會的象徵儀式與我們的衛生學之間，是極為接近的。」（一九六六：三二）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來的是，既然背後的象徵原則是相似的，即使到了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台灣社會裡，可以觀察到衛生學清除細菌的原則不能立即見效的時候，另一套驅趕精靈的原則可以馬上運用，以加強個人

SARS期間台灣
民衆的心理健
康狀況，比
以前好多了。



驅逐鬼靈的法術。

身體與公共疆域（或者說是社會身體）的防禦，不但不與現代衛生學

的原則相矛盾，還因為隱含原初社會中低度分化的內在性質（不像衛生學往往限定在衛生學的領域內才具有解釋力，精靈信仰則是在傳統社會中廣泛解釋一切事件的核心要素），而認為可以更完整與更強而有力的來重建秩序與劃清疆界，不論是有形的或是無形的。而這種疆界的劃定與操控，本身有交換的性質，基本上是透過與神靈的互動與交換，藉由某種犧牲的祭供，或者是驅趕惡靈，或者是透過

執行儀式，重新建立特定地域中的潔淨與安定。

具有威力而潛藏有暴力性質的神靈之保護，（Feuchtwang 2001:94）而達成保境安民的功能。這種方法適用於小型面對面的社區，經由宗教專業人士

SARS 與傳統社會中的瘟疫侵襲，基本性質上雖然相似，但就其背後社會脈絡所具有的特質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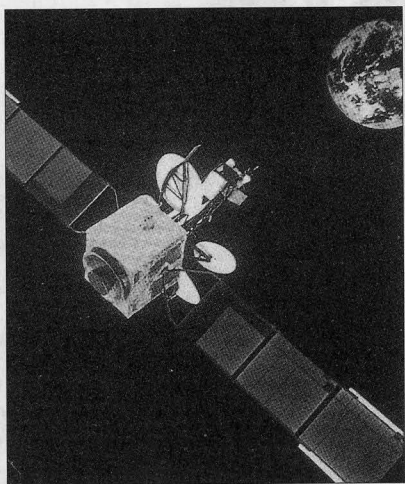
仍有差異，這使得傳統方式的驅魔儀式，並不能完全涵蓋現代疾病所隱含的威脅與文化指涉。簡言之，現代社會中出現的難以解決的風險與疾病，以SARS為例，至少有幾種與現代性所帶來的衝擊有關

的內在意涵：

■高科技世代任何未知性因素的出現，像是科技所帶來的未知的副作用（所謂的風險），科技所不能解決的新問題的浮現等等，都深層的挑戰了人類認知世界的極限。

■傳統社會為現代科技文明所取代時，提供了事件論述模式的新背景，也就是很容易透過傳統社會與現代文明間的對立，來理解事件發生，這原是文化深層分類與認知機制中的主要

Thomas Robbins認為科學在現代社會已取代了神的地位。



部份。而今雖然文化的一元性在表面上已經不存在，但主要在透過各種宗教團體做為訊息傳佈的載體，各種形形色色的論述事實上也有其相似性，借用Robbins的話，我們可以說：「在現代世界，科學取代了神，成為解釋力與威脅的主要來源。」

在此，很容易把科學與技術當做具有惡魔的性質，而自然

則當做可以用來對抗污染的純潔的象徵。一些教派的信徒仍繼續確信神，以對抗世界的腐化與世俗。」

(Robbins Thomas, 轉引自 Fardon 1999:163)

■ SARS疫情是發生在多元化的社會裡，而不是階層性嚴格有著「中心化」權威結構的社會。這種新的社會結構，一方

發生災難，反而有「回復中心化」的論述出現。

面形成新的論述社會問題的模，但是社會一旦出現問題也會造成指責的對象與指責的方式。這種現代性所產生的多元性，將無可分割的成為災難論述的一部份，不論就其順應面或是對立面皆然。舉例來說，Douglas強調多元化社會的相應結果（也就是順應面），即

「邊緣性」(Border)社會的運作形態，譬如以美國為例，(1982:152-185)一方面雖有某種政治中心在運作，另一方面邊緣性的志願參與團體則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原則上這些團體內在的基本價值是反中心的，為了推動各種自我認定是有意義的公共性議題，必需



強化這些議題的重要性，全力動員社會資源並試圖從政府獲得協助。社會內邊緣性團體數量龐大，這些團體雖缺少持久運作的基礎與固定的領導者，

但是在各種聯結過程中，卻能在民主社會裡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政策。「邊緣性」社會裡，帶有宗派般自我期許特質

(1982:190)的志願團體，自居於不帶個人私利，嚴厲指責中心的腐化，並強烈的表達風險與災害的憂慮：是極度憂慮社會風險卻又不斷批判社會中心性組織的社會形態。(註一)就台灣社會來說，雖然社會結構已高度分化，卻仍有濃厚的中心化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災難，反而有「回復中心化」(而不是批判中心)的論述模式出現，譬如有人以為多元化社會所導致的秩序的瓦解與人性的墮落，才是導致災害出現的真正原因。這種詮釋的可以說正是「邊緣性」社會中的反彈現象。簡言之，現代性所產生的社會結構的分

化，構成了當代災難發生的背景，將影響相關的論述模式，這是瘟疫的現代論述中所包含的另一基本元素。

以上，摘要來說，SARS疫情在現代社會的情境裡，已具備有別於傳統瘟疫的內在特質，以此次SARS在台灣的傳佈為例，傳遞出來的符碼至少有：①科技永遠有其疆界與限制；②科技是與自然和神明(或上帝)的對立面，因此天然疾病與災害所帶來的災難，反映了人類運用科技的失當，與遠離神明(或上帝)後所產生的社會秩序失控有關；③多元化社會產生秩序瓦解，出現災害，與人類墮落或社會失去中心點有關。接著，我們就以此此次台灣疫情傳佈中，實際所收集到的各宗教團體的資料，來呈現有關議題。

來自邊緣的中心性論述

民間信仰背後有整合性的世界觀，操作上則是立即性的、控制性的，除了專業的儀式操作者，一般

信徒往往是以靈驗效果的追求為主要信仰模式，為了靈驗的顯現，虔誠的信仰態度則是必要的。相對於民間信仰中教義模糊、宗教身份不確定性以及宗教世俗性的濃厚，有別於「混合宗教」的專門性宗教團體，在傳統華人社會中因之有了發展空間。可以說在民間信仰的基礎上，具有組織形式的宗教團體，一方面其教義較有系統，一方面也帶給信徒更明確的宗教身份認同，這些正是民間信仰所無，而正式的宗教團體所有的。

除了外來的佛教這些正式宗教團體建築在陰陽五行觀的基礎之上，視野往往有著濃厚的天命與道統觀，以華人兒女自居，並相信任何歷史事件都具有內在的倫理性的意義。這種天命與道統，相較於現代社會中的世俗性，似乎是出現了嚴重的延續與發展上的內在危機。而SARS疫情，在這種脈絡底下，可以說正是直接向華人兒女提出警訊，當然這也可能預示了歷史轉機。SARS疫情傳佈高峰的五月八日，《中央日報》頭版下方，一個鸞堂的負責人以廣告形式，顯目的



鸞堂以中華民族之傳承做為「延求生命」的妙方。

登出了半版具有先知氣息的呼籲：
〈天機探微——中華兒女求生延命之唯一妙方〉，我們節錄部分如下（楷體為筆者所加）：

乾坤轉、宇宙變、疫病已驟然！而為何此番「SARS」的箭頭，直指華人區？我們道門中（不是什麼教派噢！）人，

自去年下旬起，進行了不少密集的聚會與討論。羊羊開泰、三三開判……，天時機運變化：道運走入「秋收」之期！今年新春本宮——天宏宮的橫批，就書寫出了「三曹開判」的——警訊語……！但很少人會去注意與關心、探討它。疫病初傳，起自中原，北北相

應（北京、北市），善惡難判，中標的人並不能找出他們有什麼善惡示非之佐證，加之又集中在中華民族兒女之居住區！僕開始疑慮、不安，也有些為吾中華兒女恐慌、緊張……，一週來，一直在淚盈滿眶、暗自心酸悲痛中過日子……。感動了蒼天吧！於國曆五月七日（農曆四月初七）丑時分，突然陽神出竅，似雷電閃光之遠，直奔「天機房」。

……天地人三才已進入「白陽秋收」之期，人類體質亦必須跟隨配合「新世紀、新時代、新磁場、氣流、大環境」所需之「體質大改造」工程中，SARS是測試人類、幫助人類、警惕人類：快快做好「適應、改造」（在活著的生存中脫胎換骨）大運動。此一天機動作，絕非凡人所知所有之醫藥、物品、科技設備所能抵抗拯救之「事」之「物」。……祂賜下的機要、主要、首要——中國——「中華兒女」內外體質（有形無形質子）大改造、大

配合之求生延命大術如下：

人人盡一切可能的力量，來堅守下列的「求生延命」鐵律！中國人地區：儘管減少用人工來繁殖各種動物、飛禽、走獸、魚蝦、肉類動物之「生產、增產」殺而食之的現象再生，更勿去殺食山野珍禽異獸！並自從見到此文起：

(一) 進行素食「不殺生、不害命」過著清淡寧靜安詳的修身修德生活。

(二) 戒淫亂、雜交：按男女交配，主在生生不息之傳承，絕不是狂淫爛色之事——「好淫好色者：早亡」。

(三) 事、任何職業、職務，都要念念不忘——天良、天理、道德、公

理、公義，違此者，無法通過

「改造」！延命！

(四) 財好色、不守正道、不修口德、不遵人倫大統、攸違天理、天意之人之事，不能痛改懺悔，向天、地、人稟名立志力願者：

『麻煩了』！

(五)

個人起，嚴格約束家中老小，也規勸協助至親好友，絕不涉足非法、無道德、不規矩，或過份奢靡享受之場所！更不要去收視、收看、閱讀：：，違背良心、道德、傷害善良風俗的影、畫、字、聲聞。以保元神寧靜，中氣（正氣、丹之氣）

之安、平、泰。

(六) 政者、為官者、文化、媒體、教育者、大企業工商大老們：你們的思維、居心更要誠正、中正，念念勿忘「四維」、「八德」。

我們更要瞭解一件事，世上惟中華民族，傳承者：內心也存在著一套完美的「道統、道學、道德文化……」這是新世紀全球人類欲求——和平、凡繁榮安康——安、平、泰的唯一至高文化法寶！中華文化主講、主重「修心、修身、修德：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重黃道、積玄德，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不喜也不喜，不准去用暴力待人；故古有「暴政必亡！侵略必敗！」之警訓！對身心、道德、良心有害之讀物、刊物、影視、聲樂、CD、像片，錄影帶：

：，一概拒絕接近或聽聞、視閱，家中已有速速將之送進垃圾箱，以免禍害家人及鄰人，SARS是改造人類基因、內外氣質、骨皮肉等之必然「天然」大事！絕非信什麼教、練什麼功、學什麼法，可生效的噢！尤其是，所有中國人，皆要嚴守：在此百年之內，對原有的山川樹木、古墓老墳，勿去破壞、擅動喔！何故？自己去用點腦筋想想看吧！如果我們去擅動地——驚動、騷動、翻動「它、他」們，恐怕會有更大的麻煩出現噢！

媒體、政客、電視、廣播、文化業者，叩求你們：不要再隨便任意，對吾國古今（含當代的）先聖先賢偉人們，千萬勿可擅作批判、攻擊、謾罵了！大家積點筆德、口德、文德吧！人在做，天在看，萬事不可做得太絕啊！……

司、檢、調、軍、憲、警全體諸位父母長官大人們：公等皆是國家國民之大護法、守護神，公正、公平、公理、公道

的護法執法者，也是公等終身為此貢獻一身，為社會國家主持安全、公道之君，設若再加入任何政黨，則對諸公之公正、操守、理念、情操必生折扣，更對往後的連連『天然人類體質改造』運動，必有不利益之譏！信否？阿彌陀佛！無量佛！阿門！

這裡面的內容很多，最集中所反映出來的幾個要點可以摘要如下：

■正統一元性的世界觀，甚至連政黨的運作都是有違公正理念的，像是文中的語句：唯一妙方：……世上惟中華民族，傳承者：內心也存在著一套完美的「道統、道學、道德文化：……」這是新世紀全球人類欲求——和平、凡繁榮安康——安、平、泰的唯一至高文化法寶：……公道之君，設若再加入任何政黨，則對諸公之公正、操守、理念、情操必生折扣，更對往後的連連

『天然人類體質改造』運動，必有不利益之譏！

■末劫思想的傳遞：SARS疫情背後可能傳遞了末劫將來的天機：像是文中所提到的：天時機運變化：道運走入「秋收」之期！……「三曹開判」……天地人三才已進入「白陽秋收」之期……

■華人命運共同體以及時代新使命的承擔，像是：乾坤轉、宇宙變、疫癘已驟然！而為何此番「SARS」的箭頭，直指華人區？！……中標的人並不能找出他們有什麼善惡示非之佐證，加之又集中在中華民族兒女之居住區！……祂賜下的機要、主要、首要——中國——「中華兒女」內外體質（有形無形質子）大改造、大配合之求生延命大術：……世上惟中華民族，傳承者：內心也存在著一套完美的「道統、道學、道德文化：……」這是新世紀全球人類欲求——和平、凡繁榮安康——安、



疫情的背後，就驚堂而言，傳遞了末劫將至的天機。

平、泰的唯一至高文化法寶！……這裡面隱含了華人共業的概念，也指出了華人特殊歷史使命的承擔。

■ SARS 的非物質性特質，SARS 的傳佈並非只是病毒

流行而已，而實有非物質性的內涵，這也是真正天機之所在，如文中所述，作者直奔「天機房」才帶回了人間天訊，並得知：SARS 是測試人類、幫助人類、警惕人

類：快快做好「適應、改造」（在活著的生存中脫胎換骨）大運動。此一「天機動作，絕非凡人所知所有之醫藥、物品、科技設備所能抵抗拯救之「事」之「物」。：

■ 禁絕性行為準則遵守之必要，在 SARS 疫情中，要求生延命，必需實行幾項鐵律，這些鐵律都是禁絕性的（abstentions），顯示過去對這些鐵律的違反，與 SARS 的出現與蔓延有關，這些鐵律像是：素食、不淫亂、不違反天良、不貪財好色、不涉足不正當場所、不違背四維八德、不觀賞有害讀物與影像、甚至是不驚動古墓老墳等等。

在多元化的今天，這些訊息與主流

的世俗性文化，顯得極為格格不入。登在《中央日報》頭版之下的位置，也暗示著自居正統卻已與主流社會脫鉤的現象。所傳達出來的訊息，並不令人覺得意外，也不令人覺得尷尬而難以接受。雖然還需要更詳細的論證與討論，我們還是暫時可以說，這些訊息除了末劫思想有教派性色彩，集中的表現是傳統華人社會的世界觀，包括道統的概念、天人合一或是天人感應的想法、道德倫理綱常的強調以及悠久的歷史文化所帶來的榮耀與歸屬感等等。但是在最近的過去，這些情感與觀念，隨著現代化社會的到來、多元民主化的出現以及政府中央權威的建築在世俗性法治基礎之上等等，卻也逐漸脫離了主流與正統的位置，至少在社會正式的結構安排上，已經沒有任何可以附著的基礎了。

退出了中心性的位置，卻不代表在民間沒有影響力，剛好相反，因為這是民間最基本、最有結構性與最深層的世界觀的基礎，所以每當有災難發生，這一類論述模式總是最快也最廣泛的在民間流傳，成為基層民衆認識災難與防避災難的憑藉。（例如，陳杏枝二〇〇〇與呂一中二〇〇一對於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民間各種「災難預言」的相關分析。）舉例來說，SARS疫情傳佈之際，中華民國靈乩學會前任會長告訴我：「像這次這個瘟疫，我們不能求叫祂不要降，你到這個時間，到台灣這個時間，祂必須要降瘟疫下來。降瘟疫呢就是降劫難，上天有一個定數，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祂一定會降一個災難。但是在這幾十年祂會又要降了一個災難，就看我們人民，還有這個那些皇帝啊領導把這個國家領導得怎麼樣啊！如果大家都瑞氣很好，都是善氣很多……善氣，瑞氣上升，惡氣呢就很少，那這上面的人，就是瑞雲在你的天上，就比較沒有那些災劫。但是當累積了那些……大家貪污啦，犯罪很多啦，那時候上天就是降下災難。」這種講法在民間當然是極為普遍。這類論述模式中，正統一元性的世界觀、末劫思想、華人命運共同體以及時代新使命的承擔、災難的非物質性特質以及禁絕性行為準則遵守之必要等元素，不斷反

覆的出現。

正如 Wuthnow et al. 在討論 M. Douglas 的著作時所提到的：「我們常經驗到事物不在應有的位置但並沒有做出反應。然而，如果我們的社會關係突然呈現危機，馬上會說『這裡一團糟』並著手處理。因而是社會危機而非事情不在應有的位置，突然讓空間看來亂糟糟又髒兮兮。」（Wuthnow et al. 1984〔王宜燕、戴育賢譯一九九四〕：九五）SARS 疫情爆發，鸞堂迅速做出反應，藉由天機的告知，宣稱社會內部因為階序性秩序紊亂導致災難，並強調要回復原有社會秩序，必需拒斥現代性的誘惑，禁絕定義為和災難發生關聯密切的不道德行為。在內部秩序可能漸趨回復的同時，社會疆界也有所維繫。套用 Douglas (1973) 的架構，這等於是說經由內部「格」(grid)（也就是社會內部人群互動的角色規定）的強化來維繫「群」(group) 的界限。不管社會原來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出現災難等於是宣稱了社會確實是混亂的，必需經由某種禁絕性的行動來潔淨社會。

自認爲是正統擔綱者的教派性團體：一貫道教團的論述

前段的論述，來自有著扶鸞著書形式的地方宮廟，也就是鸞堂，如同 Harrell & Perry 所指出，(1982:287) 在民間教派的類屬中，處於排它性較低與外界界限較稀鬆的狀況，雖有獨立的組織，但

是並沒有特殊的入教儀式，很少與外界信仰體系間做清楚的區別。正像前引文中所自認的：「〔我們〕不是什麼教派噢！」。

和此相比，一些有著強烈教派氣息的宗教團體，與前述的看法相當類似，但是卻又突出特有的視野。以一貫道教團為例來加以說明。以下先舉例列出某些二貫道支線此次 SARS 疫情的反應：（楷體爲筆者所加）



一貫道有其特有的修持方法。

慈、老祖師、師尊師母二位大人、諸天仙佛印心同時，能以這份「慈」的念力，傳送萬千慈愛，使其匯聚成一股強大無比的正氣、正念，充塞天地之間，破除一切邪氣、病毒。……一場突如其來的劫難，顯示了生命的脆弱……「時至末運天時緊，人人如同爐中蟻。」這是

活佛師尊於一九九九年一月四日印尼三寶瓏光明佛堂佛光大班中慈示的訓文。（《彌勒月刊》八六：一六）。

我們在這傘庇蔭之中，可以安然地爲莊嚴的生命祈福，以感恩的心來奉獻人群，用惜福的生活來回饋，生歡喜心來面對一切因緣。「德天可感天、誠能動神」，於今之計……人人皆當醒悟，而懷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菩薩心願，悲憫衆生苦難，尊重一切生命尊嚴，禮敬天、地、人、萬物萬類，不造殺業、不貪口腹之慾、不再結積怨仇惡業，涵養慈心善念。全球彌勒子弟逢此天時，更當爲人類的無知愚昧而懺悔，同時都懷抱彌勒心，虔心跪在明明上帝及彌勒祖師蓮下，共同叩首祈求災難早日遠離，使「大道」種子得以播灑天下，令善男子、善女子等同來尋著天良本性、力挽狂瀾，共助世人步上光明坦途！（《彌勒月刊》八六：一七）

老恩典、彌勒祖師之鴻慈大

愿、師尊師母二位大人感恩大德，我們彌勒弟子從真理可瞭解任何事之發生必其有因，不會無緣無故而起的，還有大家多年來的持齋茹素，時時抱著良心慈心對待萬事萬物，根據報導，「SARS」對吃素的人威脅就小了些，甚至不受侵害。（《彌勒月刊》八七：二五）

這是一個劫，聽懂話嗎？不是平常的慢性病，……這個是天降災劫，也因人造禍因，那我們要怎樣去避除災劫，要先由自己本身去調整心性。（發一崇德台南同義宮四月二十七扶鸞由道濟所降）（註二）

上天降劫，不是一夕之間，是累積而來。我們善氣沖天，劫就會消除，你爭我奪，連修道人都這個樣子了，那怎麼辦？為什麼這邊道場覺得亂，那邊道場也覺得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人家亂，我們要有智慧，不要自己插一腳，愈擾愈亂，聽懂話嗎？（發一崇德台南同義宮四月二十七扶鸞

由道濟所降）

這SARS是共業成熟，如果沒有共業，因緣會成熟嗎？也就是天要收人了。（一貫道德信佛堂扶鸞所出，由「老仙翁」所降）（註三）

現在考驗的是「人心正不正」？考驗大家「觀念正不正」？不要理念模糊，總是修辦到某一程度而考驗人心，修道人不能因此小小考驗就人心恐慌，那不是與平凡人一樣？（一貫道德信佛堂扶鸞所出，由「老仙翁」所降）

上天有降道的因緣，也有降劫的因緣，天只希望大家「把道修，把理明」「自己覺悟」再來「感化別人」，眾否實際想想，自己在那一層？你沒超脫如何上達？（一貫道德信佛堂扶鸞所出，由「老仙翁」所降）

「修道就是把箭頭對自己」……所以人心沒污染，則災劫不會來，防疫最大的漏洞就在你的心啊！要懂得在心靈深處種積善根，並且一代、一

代的傳下去！（一貫道德信佛堂扶鸞所出，由「老仙翁」所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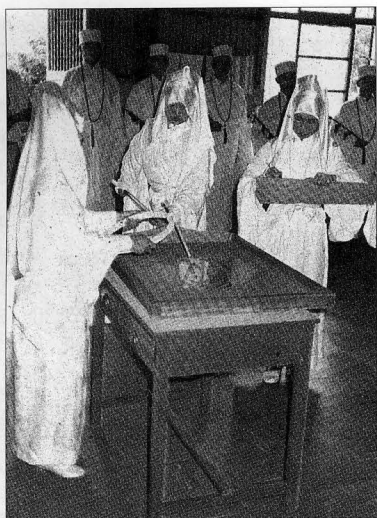
對抗SARS要有道氣，絕對要有修心之理你方能理出頭緒，你才能改變這世界，否則恐慌如何整理這世界？修道人要「萬難不辭」，修道再難也要修下去，古聖先賢留下什麼？就是真理，不隨時代因緣改變的。老翁很高興，還有人肯犧牲自己，要修心改變自己，勇氣提起，創造奇蹟。信，就是你自己內心發出的真誠聲音，不是迷信哦！人生隨緣而過，但別忘了理想是在你的手掌中，而你握住了你自己了嗎？不要看我，真理是要看你自己面對真實的東西有沒有建立起來？而它能帶你走向安樂、走向天堂。（一貫道德信佛堂扶鸞所出，由「老仙翁」所降）

SARS何時了？只要你們戒殺，五戒能守，則還有這SARS嗎？SARS何時沒有？要問你們啊！是你們要儘快的、轉念：一、儘快戒殺；

三、心懷仁德，SARS 就沒了！（一貫道德信佛堂扶鸞所出，由「老仙翁」所降）

這些資料的分析，首先，我們注意到的是，如同早先我們所介紹過的鸞堂裡已有的一些訊息，現在雖然不是全部，但是在此處一貫道的道場裡，似乎大部分都有。像是正統一元性的世界觀，如匯聚成一股強大無比的正氣、正念，充塞天地之間，破除一切邪氣、病毒。……古聖先賢留下什麼？就是真理，不隨時代因緣改變的。等等。末劫思想的傳遞，如：時至末運天時緊，人

扶乩是一貫道與神溝通的方式。



人如同爐中蟻。……這個是天降災劫……也就是天要收人了……上天有降道的因緣，也有降劫的因緣。等等。SARS 的非物質性特質，如：這是一個劫，聽懂話嗎？不是平常的慢性病……所以人心沒污染，則災劫不會來。等等。禁絕性行為準則遵守之必要，如，不造殺業、不貪口腹之慾、不再結積怨仇惡業……戒殺，五戒能守。等等。至於華人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或許因為一貫道本身已突出的強調了自身教派道統的正當性，在這種明確的自我認同與自我期許之下，已不需要更放大此道統的範疇到全部的

華人身上。

特別要強調的是，在傳統華人社會裡，許多佛道以外的民間教派所標榜的，並不是和正統相異的異端思想，反而是以綜攝主義為基礎，也就是以能融合華人歷史文化中的各種傳統為立足點，而自居於道統的擔綱者，並以此進行積極傳教的工作。

這本應該是相當正統的文化姿態，不過在傳統社會中，外人卻也常以所謂的祕密教派來看待這些教團時，主要是因為在政治壓迫下，這些教團與外界常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而自認是唯一獲得了真理與道統的強烈認定，也加深了這種神秘性與隔絕性。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末劫思想與救贖論常是這些教派自我區別的最核心元素。以一貫道為例，認定目前的世界已經歷了青陽期、紅陽期而進入了白陽期，末世劫難即將到來，只有信仰無生老母，才能獲得終極救贖。這一套信仰本身涵蓋了獨特的神秘性法門的傳遞，所謂的「三寶」（關、訣、印），是信徒的護身符，（鄭志明一九九八：二〇八）也是信徒自我身份產生的根據，再加上信徒必需素食，皆有著可分離教團信徒與一般民間人士的區隔作用。

歸納言之，我們大概可以注意到，面對著SARS疫情，和前述的鸞堂有著相當類似的反應，也就是強調SARS所代表的是非物質性的一面，是人類共業所產生，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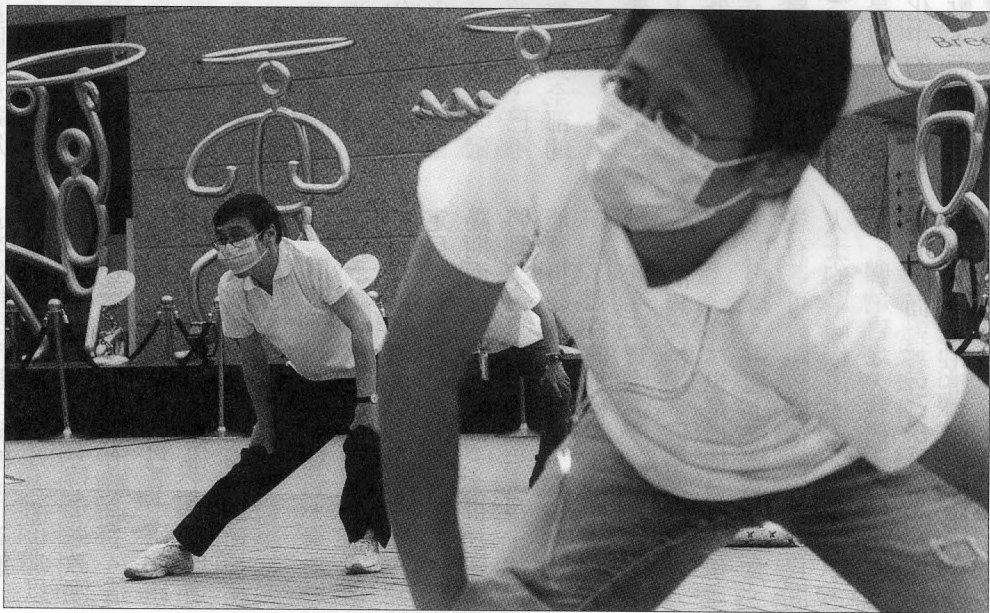
心腐壞的徵兆，是劫難到來的警示，人類必需禁絕不潔淨與放縱的行為，才可能避免災害的到來，甚至是進而積極的迎接上天將要降給華人的神聖使命等等。但是做為與外界社會有明顯界限的教派團體，一貫道的反應與行動模式都更為完備與積極，不再只是消極的透過禁絕的自我約束來避難而已。而一貫道具有教團組織的形式，更可能從事人員與資源的動員，一方面能積極直接的涉入社會，一方面也能在大型活動的聚集裡，更自我肯定自身對於社會改造所可能具有的效果。具體來看，我們觀察到：

■在疫情傳佈中，一貫道特有的某些修持方法，成為可以保護信徒的特殊保護傘，像是一貫道既有的五字咒語，可以有效成為個人與集體自我防衛的法門；（註四）一貫道素食主義，因與SARS可能起因之間（註五）所形成的強烈對比，已暗示了茹素的信徒是受保護的；皈依道統的身份，更是一道人天然的防護牆。這些在前面

所引述的資料裡，已呈現的很清楚。

■強烈的宗派意識，已經劃定了世俗世界與神聖世界間的界限，SARS疫情，只是再一次加強世界末劫即將到來的看法；也就是只有居於神聖界限之中，才可能真正的避開災難。於是疫情的到來，加深了信徒的宗教實踐與自我認同。像是如前所述：「全球

全民抗SARS活動安排太極拳老師教簡單拳法，現場民眾參與的不少。



彌勒子弟逢此天時，更當爲人類的無知愚昧而懺悔，同時都懷抱彌勒心，虔心跪在「明

「邊緣性」的志願參與社會團體，帶著宗教性自我期許的特質，表達風險與災害的憂慮。



上帝及彌勒祖師蓮下，共同叩首祈求災難早日遠離，使「大道」種子得以播灑天下，令善男子、善女子

等同來尋著天良本性、力挽狂瀾，共助世人步上光明坦途！……我們彌勒弟子從真理可瞭解任何事之發生必有因。」

■在道統觀與「宗派意識」的影響

下，信徒有著強烈的使命感。面對災難時將不只是消極的禁絕有可能導致災害的負面道德的作爲，常會有更爲積極的作爲，（註六）希望能透過自身的參與宗教實踐，有效並且是整體的來轉化社會的外在災難。如前述的話中所顯露出來的：「能以這份

「慈」的念力，傳送萬千慈愛，使其匯聚成一股強大無比的正氣、正念，充塞天地之間，破除一切邪氣、病毒。……我們善氣沖天，劫就會消除……但別忘了理想是在你的手掌中。」屬於一貫道教團的雜誌寫道：「現今世界混亂，就是因爲人與人的關係混淆，禮義不明，得道、修道的人要做世界衆生的楷模，代表上天來重整世界綱常。」等等（《彌勒月刊》八六：五七）。

在宗派意識與道統觀念的自我期許與積極重整世界的動機基礎上，災害到臨時，以既有信徒爲擔綱者，教團乃可能舉行各種集體的活動，目的在集體社會潔淨的實現，並達成轉化社會的可能。這些活動像集體祈禱、（註七）集體的齋戒活動（註八）和儀式性的潔淨活動（註九）等等。雖然各個教團的信徒人數不見得很多，不過自居正統的看法和使命感，使之強烈的相信其淨化社會的行動是有效的。（上）

（圖 1-1）、民眾對SARS病症的認知統計